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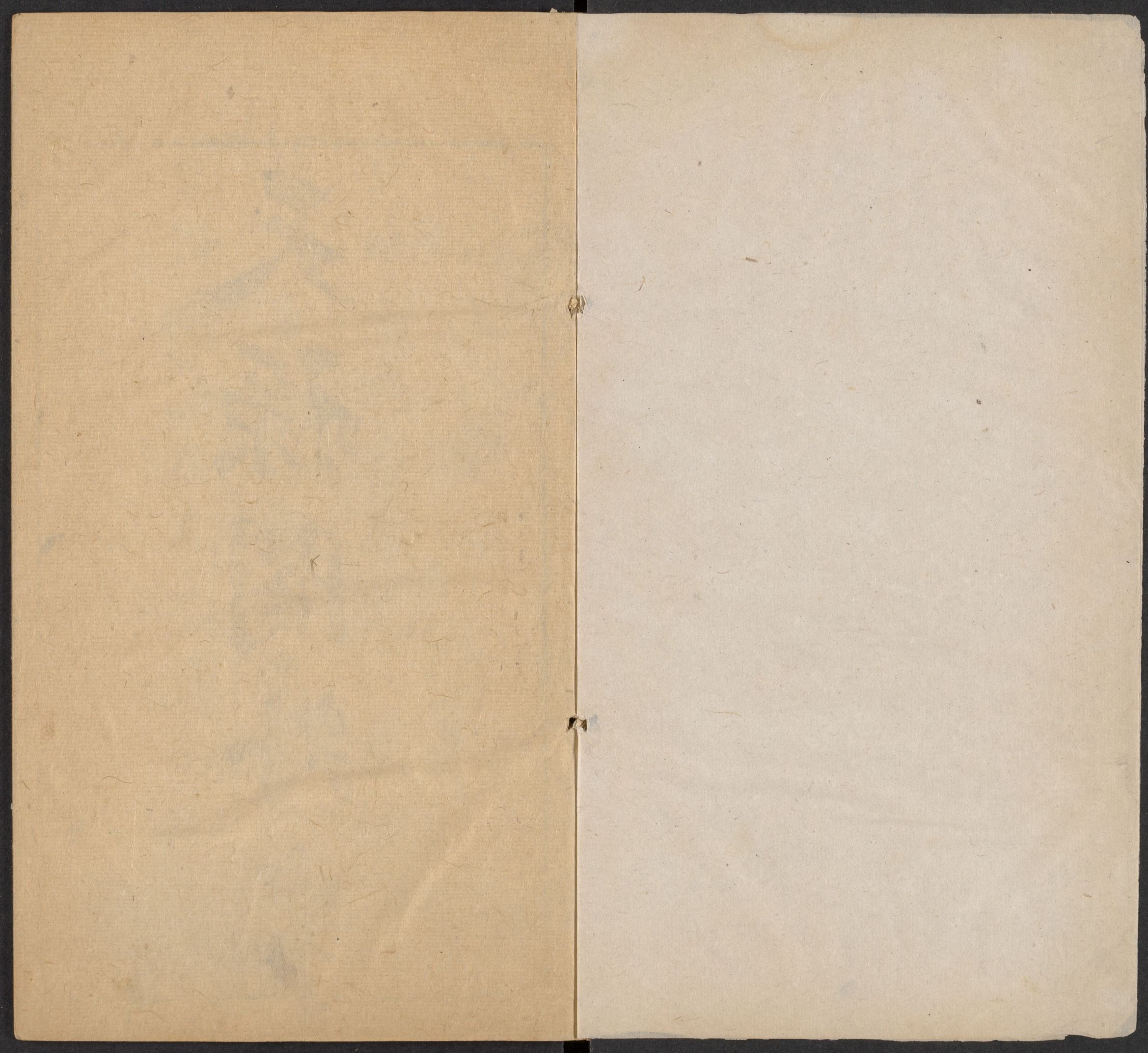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JAN 19 1932

1

0

TC 69133/4833



天祿閣外史

秘傳天祿閣外史序



黃琳度所著外史八卷議論醇
雅氣象明裕質而盡美婉而成
章得國語左氏之體而無其艷
擻子長孟堅之雄而無其陋皆

孔氏之遺言逸論而書史所不
載者也試讀一過誠有令人毛
髮冷々凜然透骨精神爽達樂
而忘倦者春花明而秋雲敷江
濤雄而蛟龍鳴一造化自然之

昭著豈人之所能與其工哉攷
之當時与林度茲舉子虛如周
子居艾伯堅鄧伯尚封武興盛
孔林此五人者皆產於汝南而
文章事業察々無聞而林度獨

有仲尼作春秋之志扶世教植
人紀真淳世隱君子之出類者
矣宜其見推於林宗受式於元
禮而一時諸君子咸高讓之也
然此書不恒有於世僅出於晉

後藏於唐之田弘萬卷樓復流
散不傳至宋韓洎學士迺得之
秘閣典籍中加以論贊豈斯
文之絕續果有數乎世又有疑
之者以范曄不立傳必其未見

此書而當時諸侯王所封之國
不免有一二之舛况其度之高
駕又非淳之諸侯王所能騁者
其父多自述之辭雖或出於弟
子之所記而事不激諸列國如

或類於左氏之誣未可知也晉
謝安直褒此書而不辨其同異
何耶意者晉時隱君子值晉室
之末運忠憤激裂而不敢言託
為此書引類屬諷言之者無罪

分
之
余
曰
河之者足以勸其或然与初予
承之翰林三山林公手授是編
曰此集三世家藏也吳中亦得
見此不耶後二十餘年乞歸佳
老日与仲山徐公論文林下因

檢出以示人僉曰是不傳之秘
也一時學者爭手抄而私竄之
余怒其未知所從得也故書之
簡端時

嘉靖二年乞恩致仕姑蘇守溪

王欽序

天祿閣外史目錄

卷一

賓韓文二十一篇

巡幸

交情

祝頌

機論

災異

寵幸

燕言

兵法

去惡

形勢

問兵

智論



讒說

愛憎

論學

難進

妖孽

世子

賢妃

嫡庶

奪嫡

卷二

賓魯文十三篇

辭受

闕和

時勢

樂論

士論

玉論

重賢

論易

嶧山

君賜

出處

天文

名器

卷三

賓齊文五篇

待士

齊姬

將才

封禪

留賢

卷四

賓魏文十一篇

入梁

圖霸

辭爵

繼立

桃林

諫獵

受餽

卜諫

取謗

去就

去魏

卷五

賓秦文十五篇

遇樵

待樵

誅賞

盟會

琴論

燕居

仙論

黨錮

止臺

見幾

上林

觀雪

汙吏

三軍

去秦

卷六

賓晉文十四篇

遠晉

逆旅

傷時

謀國

防胡

一難

二難

三難

四難

五難

修德

董卓

蟾臺

貽書

卷七

賓蜀文十四篇

至關

招賢

問疾

尊王

自強

平刑

黜陟

請金

辭爵

火災

避難

岷山

峴山

去蜀

卷八

賓楚文十二篇

去訖

時勢

田獵

耻辱

漁論

色荒

晉使

龜丘

遇漁

陽山

歸韓

感時

目錄終

天祿閣外史卷之一

賓韓文

巡幸

漢 汝南黃憲撰
明 竟陵鍾惺評



天○皇○幸○於○蒼○梧○楊○秉○諫○曰○臣○聞○聖○辟○不○徹○政○而○玩○世○哲○主○不○輕○權○
而○荒○體○非○有○碩○功○駿○烈○銘○諸○人○心○而○可○以○觀○諸○侯○也○昔○禹○治○平○水○
壤○區○畫○萬○國○以○鎮○民○神○故○巡○狩○諸○侯○百○姓○若○捧○太○陽○之○餘○光○瞻○候○
雲○之○潤○氣○故○臨○九○河○而○頌○禹○烈○躡○會○稽○而○懷○禹○功○夫○先○王○之○於○巡○

狩亦不得已。驅馳車駕。經越山川。祀之以歲月者。豈荒於遊觀哉。
 陛下龍飛初躬。勤於政。天下想太平之風。日食則赦。地震則省。此
 初政之勤是已。安順之朝。資感怙寵。以賣威福於天下。延及今日。
 海內愁困。相尋以兵。市無商賈。陛下則以為清淨之治。飢民號泣。
 陛下則以為雞犬之鳴。由此觀之。奸臣之壅也。亦衆矣。陛下不悟
 其奸。而高拱無為。以聽其亂。又為巡幸之舉。駐蹕蒼梧。輕玩萬乘。
 涉不測之地。置楚國之財。通奸臣之隙。而宮闈若壘。臣恐蒼梧之
 雲。向陛下而增悲也。請聖駕還宮。以慰邦畿臣民之望。天皇納其
 言。是歲京師三輔地震。

危言激論。可為諫君之法。

骨清氣雋。有疎竹瀟瀟之致。大可醫俗。

燕言

徵君遊古息國○寄旣而吟○有燕憇於枯榆○而言曰○息國無君○吾子
 奚為此遊也○徵君聞而怪之○乃叩曰○汝燕也○何以能言○對曰○吾乃
 桓靈之鬼也○是為幽厲炎炎之室○其將頽乎○汝其輔諸侯言畢而
 泣○遂飛於冀州之墟○徵君語弟子曰○其怪也○若是○此亡國之象也○
 小子其識之哉○乃以杯酒酹地而誓曰○漢室不靖○柰蒼黔何○燕言
 息國○枯榆之柯○負君之靈○曰○吾乃幽厲炎炎者○傾汝其輔之憲也○
 狷介不敢以徵○天道悠悠○物有信然○其怪也耶○其靈也耶○若天假
 於言○靈假於物○憲敢不惟命○竭股肱之力○以報所天○徵君既作息

樂幻極
忽轉到魚

而歸見郢泰立於庭郢泰問曰子焉適而至暮也曰甫釣於汝水
之濱樂而忘歸是以暮也曰然則子何為而有憂色耶曰不得魚
則樂得魚則憂曰子何以不得魚為樂乎曰甫亦樂魚之樂而亦
憂魚之憂也不得則縱得之則烹魚樂于縱而憂于烹今日之憂
是魚得其餌而吾得其憂也故憂然則今之為士者皆得餌之魚
乎郭泰笑曰子其縱矣窺子之意將王室以為壑諸侯以為沈洋
而縱之而於子豈是子以王室為憂乎曰微子不吾知也子且休
矣乃取琴而歌郭泰喟然曰子之琴于斯也其箕子麥秀之歌而
託諸琴乎遂合榻移日而去

微言妙論圓轉如環而會心却在言外

交情

李膺訪徵君於衡門，雪甚迫，遇郭泰而問曰：子得見叔度耶？曰：泰也。以布衣交，安得不見子？錯○落○處○見○高○古軒冕交亦軒冕者，謁之耳。安得見李膺有慙色，乃稅駕於野，與郭泰乘寒驢而造焉。有樵者臨谿浣足而歌曰：衡門之雪霏霏兮，有客緼袍寒谿澹而無聲兮，木落遠皋。二子聞而凄然，時童子候門，見二子來，振衣長嘯而入。徵君及階，迎之，復見郭泰而喜，謂李膺曰：爾久不見元禮也。李膺再拜而道曰：膺以羈故不能仰視清範，戾也。久處僻壤，每聞令音，私自暢滌。連歲發使者，讀以咫尺之書，緘以不腆之饋，亦惟是夢寐以相達。

設色清而
清致

也○子○何○辭○吾○以○饋○而○報○吾○以○書○乎○徵○君○答○曰○憲○也○聞○之○貧○者○不○報○
 人○以○幣○故○辭○於○使○猶○報○也○夫○饋○南○以○幣○分○君○祿○也○以○君○之○祿○而○饋○
 人○故○亦○以○君○之○祿○而○完○也○完○祿○而○報○書○均○無○得○焉○憲○之○卜○廬○於○斯○
 也○春○秋○之○期○有○牲○醪○足○以○供○祭○一○日○之○食○有○蔬○食○足○以○為○嘗○畫○則○
 杜○門○有○琴○籍○足○以○為○娛○夜○則○寄○奴○有○蒲○榻○足○以○為○安○豈○復○余○乎○夫○
 受○而○不○報○恥○也○不○能○報○而○受○之○亦○恥○也○故○君○臣○以○全○義○兄○弟○以○全○
 愛○夫○婦○以○全○禮○朋○友○以○全○恥○古○之○道○也○李○膺○曰○膺○也○恆○不○能○測○子○
 之○度○若○漢○室○結○難○雖○整○步○之○儒○咸○効○驅○馳○之○勞○章○句○之○士○感○奮○鉛○
 刀○之○力○而○况○子○之○偉○乎○郭○泰○隱○凡○而○取○徵○君○謂○曰○林○宗○已○卜○車○於○

夢寐中泰應之曰聖○執○賢○轍○一○行○一○藏○時○哉○各○努○力○也○是○歲○梁○冀○
 作○亂○

寫志士高逸之况穆如清風千載而下悠哉想見

兵法

有巨盜攻真阮之關一郡大恐居民遁逃而無所歸賊有名司馬龍者力敵三軍兼善射懸千錢於百步之外箭丸發而丸破以此擅譽時群盜將陷關司馬龍曰吾聞郡有黃故廢未可攻也乃結營於關外有司聞之匍匐詣於徵君之廬以請與迎之徵君辭曰憲汝南鄙人也未嘗入簿書之室遊刑罰之庭是以不諳國家大議盡訪諸奉高乎有司請曰徵君王佐才也何足辟讓賤今不職不能靖安土壤使男女愁嘆父老奔走群盜以殺掠為名屯於真阮聞徵君之賢故未敢驟攻而勢已破矣若不往是絕百姓以乘

寇也。徵君奚安乎？遂行。徵君以綸巾玄服乘輿至關下。謂諸將曰：「聞賊中有司馬龍其人，勇而能射，所向無不殘滅者，必誅之為利。若以計却之，猶開道而放熊，終為人患。夫靖一郡而貽患於它，胡可忍也！且以動王室，故以計或之者安，以計禦之者半。有司及諸將，謝曰：『民之福也。』故問計安所出。徵君曰：『敵善射，則不可輕用。其將，敵負勇，則不可輕用。其卒，故兵家設機於虛實之間，是以決勝。夫敵之所謀者，在內而不在外；吾之所謀者，在外而不在內。此兵之所緣而虛實也。』諸將曰：『何謂謀在外而不在內？』徵君曰：『試之。』乃令壯士百人執戟守關，以文武四臣攝之，諭以兵情。間道而出，遠

近埋伏騎卒遊其間。令關吏登候，舉火。關外烏雀皆驚，使賊衆不疑。伏兵在外，又令關下勿擊柝，示以懈禁。徵君鼓琴，帳中司馬龍聞之，笑曰：『必叔度佯閤態也。吾知其弱矣。』遂急攻關門。賊衆曰：『關不擊柝而鼓琴，此詐也。內必有伏，且勿攻。』司馬龍曰：『吾聞黃君多謀而默，以六經為文，六韜為武。今吾衆臨關，彼優然鼓琴而戲，敵計誠詐也。』且待其鮮。徵君謂諸將曰：『賊中矣，擒之。何有？』復令壯士舉烽火，後隊伏兵亦舉火，應之。大呼曰：『救！』賊衆驚，亦舉火。以視，延燒空舍，火先燭雲。徵君令關內勿舉烽火，烟氣昏慘。壯士守關者皆寂，杳不諠成列，而不敢動。司馬龍曰：『救至而內不應，吾料伏

兵疲矣、救必懼而不逼、遂躍馬彎弓而前擊之、其後隊步卒且進、且退、火遙不相接、欲勒馬而歸、營前隊伏兵鼓之而起、司馬龍橫、戈馬前向衆、呼曰、得火尚可戰也、賊衆亂、步卒與騎馳其後、而龍之司馬龍共火不能戰、自刎而死、賊衆追及、見纓汗血中、笑曰、司馬將軍成矣、吾輩何以生為、皆自殺、一郡悉平、徵君之是譽也、不傷一民、不匱一庫、而措汝南於枕席之上、可謂奇矣、君子曰、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其故度之謂乎、

書生談兵、猶美女作男裝、未免時露嬌狀之態、

祝頌

天皇封徵君以慎陽之田、又以蒲輪玄纁聘之、徵君上表辭曰、臣昧死言、嚮者新猷之勞、奚補於社稷哉、以天皇之明、不察臣之菲劣、而聽左右之譽、賜臣以慎陽之田、寵臣以蒲輪、榮臣以玄纁、竊以為禮遇之過也、昔者許由抗志於唐堯、務危執節於殷湯、而子者亦遭際聖世、而蒙隆禮殊錫之、究竟辭而不就、以窮困其身、天下不以堯湯為棄賢也、且有令名、臣賢非許由、知非務危、而有堯湯之遇、極寵錫之榮、以嘉菲臣、故艸木落於待黃之秋、而衡門之蒿獨茂、塵碑沸於風會之候、而寒谷之雲不飛、亦以佐風之宣暢、

創語別致
絕不徑烟
又假棟

而聖情之凝鬱也。臣實愚焉。是以荷日月之餘輝。而流汗交襟。揚然而布慄者。有以也。臣自揣不能從事於輔弼之列。而廁於吁咈之廷矣。臣願天皇聖明。慎刑罰。躬節儉。禮儒臣。放佞人。以疏骨鯁。忠言之。若容臣於。舛。莽。歌。鼓。琴。以。揚。仁。風。擊。壤。以。鳴。聖。澤。此。臣之所以仰祝於天皇也。臣北面稽顙。彌增感激。待命草間。無所逃遁。謹上表以聞。天皇深允其奏。朕卒不能用也。是歲命丞相以下。講老子於太清殿。匈奴寇雍冀二州。南人叛。

去惡

梁冀之諫。微君謂袁閔曰。甫聞去惡木者。易去惡根者難。袁閔曰。予何不斲斧斤之力。而去其根乎。微君曰。聞者國家多故。典刑蕩然。朕得意而遷善。雖忌忠而必賞。失意而逾怒。雖寵佞而必誅。薄賞厥忠。故厚誅之。薄誅厥佞。故厚賞之。異賞而同誅。殊勞而同辱。是賢不肖淆也。夫淆不可以致士。淆則賢者難為清。不肖者難為濁。故賢者歿於憂患。而不肖者歿於安樂也。淆其臣卒。以自清。清主在上。則潔士在下。孰可致也。夫上林之材。非無惡木。清渭之流。非無濁波。有道之朝。非無佞臣。顧明王之取耳。是以舜誅四凶。賢類

顯馬紂膠比干。佞臣用焉。此皆不消之主也。僂賢而近。不肖其過也。闇猶可悔也。以賢不肖而消之。其過也。亂不可理也。故秦以濟而止。慎到曰。得馭者。調其駁。失馭者。遂其驥。其是之謂乎。自是經濟名言。不獨文章妙也。

機論

韓王見徵君。徵君方耕而歸。望韓王之軒。棄鋤而隱之。韓王逐國。它日又見。視以幣。將於庭。徵君乃託載以歸。謀輔王室之策。徵君是以不能辭於諸侯。韓人有善奕者。以奕說徵君。曰。子知奕之道乎。徵君曰。不知也。奕者曰。吾與子奕之可乎。曰。夫奕以機勝。以不機敗。吾不能機。何奕之為。曰。子惡機而不奕。不知子之機過於奕乎。曰。何為其然也。曰。奕之機。虛實是已。實而張之。以虛。故能完其勢。虛而擊之。以實。故能制其形。是機也。負而神詭。而變故善奕者。能出其機而不散。能藏其機而不貪。先機而後戰。是以勢完而難。

制○雖○狀○此○特○奕○之○道○耳○善○機○之○流○於○衆○沙○也○肆○而○淵○乎○義○皇○得○之○
而○畫○其○卦○神○農○得○之○而○藝○其○穡○軒○轅○得○之○而○奠○其○兵○勛○華○得○之○而○
禪○其○器○夏○禹○得○之○而○驅○其○澤○殷○湯○得○之○而○陳○其○經○周○武○得○之○而○奮○
其○鉞○蒼○頡○得○之○而○洩○其○文○女○媯○得○之○而○煉○其○石○許○由○得○之○而○洗○其○
耳○儀○狄○得○之○而○制○其○酒○造○父○得○之○而○神○其○御○后○羿○得○之○而○神○其○象○
伊○尹○得○之○而○負○其○鼎○公○輸○得○之○而○雲○其○梯○甯○戚○得○之○而○扣○其○角○伯○
牙○得○之○而○鼓○其○琴○老○聃○得○之○而○守○其○谷○孔○子○得○之○而○擊○其○磬○昔○有○
抱○甕○者○惡○桔○槔○之○機○而○不○用○狀○惡○知○抱○甕○之○為○機○乎○由○此○觀○之○天○
地○萬○物○皆○機○也○機○其○運○於○應○物○之○所○動○於○無○形○之○源○乎○今○子○之○出○

也○將○以○仁○義○為○機○而○運○諸○侯○于○掌○上○鎔○兆○民○於○執○物○經○之○綸○之○繩○
之○張○之○吹○之○噓○之○若○噫○氣○之○雄○風○而○解○駭○乎○萬○竅○其○機○也○如○是○奕○
何○有○哉○夫○聖○人○以○仁○義○為○機○賢○者○以○禮○信○為○機○謀○士○以○術○數○為○機○
辨○士○以○縱○橫○為○機○此○機○者○皆○利○于○諸○侯○而○顯○名○者○也○吾○子○其○握○聖○
人○之○機○以○游○說○諸○侯○則○漢○室○可○舉○矣○當○今○之○時○得○機○者○顯○得○聖○賢○
之○機○者○貴○不○可○限○子○翕○而○不○張○亦○何○取○于○機○也○蓋○奮○而○張○之○噫○仁○
義○之○氣○而○解○衆○庶○之○鬱○哉○徵○君○曰○吾○將○機○乎○
文○勢○汪○洋○若○千○頃○波○正○叔○度○之○量○

形勢

徵君說韓王曰夫諸侯之國有為天下扼者莫如韓韓國戰國也
 宛穰襟其北大梁峙其南武關互其南成皋鎮其北韓之形勢足
 以杆四面之敵通諸侯之盟而中臨天下乎則諸侯應相則諸侯
 來若長江盤紆於中而九派之流為之爭赴而下注也以韓之壤
 地視諸侯之強孰廣焉韓之人民視諸侯之衆孰勇焉以諸侯之
 譽望視賢王之散孰美焉是三者皆無出於王之右矣自大禹創
 業於夏申伯受封於周楚子設險於方城秦人用武於南陽故韓
 之國實英雄致王定伯之資也漢興凡南陽之勢遠控乎西京以

蓋已欲飛

為羽翼。新室翦漢。二雄割據。光武倚春陵而發迹。更始臨清水而
 建號。皆韓之南陽也。賢王承九葉之運。當天下之樞。昭之以令德。
 修之以文武。暢之以禮樂。可以會盟諸侯。而在濟王室。夫南陽知
 士之所出也。賢王能折節下士。而選豪俊於南陽之衆。與之謀國。
 而請民。以顯其業。無使百里奚之事於秦。而范蠡之謀於越也。賢
 王據此而不圖。臣恐天下之形替矣。雖擁成臯之固。以為金湯。採
 析邑之鉄。以鑄劍戟。登皋門之闔。以揮勁戈。過淮水之流。以飲疲
 馬。臣固知賢王之無功也。夫王室之盈虛。係於韓。王室之強弱。係
 於韓。王室之安危。係於韓。王若不修德。則王室必虛。必危。必弱。王

若修德。則王室必盈。必強。必安。自狀之勢也。賢王欲輔王室。而不
 修德。是猶大舟之濟江河。而焚其楫也。其不能濟。亦明矣。臣所
 以為賢王計也。臣布韋之士。蒙賢王二顧之殷。遇臣以不次之禮。
 是以披素囊。瞻於賢王之前也。王其圖。
 似戰國。又絕不似戰國。當於其醇厚。以辨之。

災異

桐柏山崩。淮水濟決。棗陽之民。死者大半。韓王憂。命左右告於微
 君。曰。桐柏。禘之巨鎮也。今崩。王室必有難。其若之何。微君不答。左
 右返見韓王。曰。臣以君之命告於黃微君。傲而不應。是無禮於君
 也。請逐之。韓王曰。國有大咎。而又逐士。寡人之辰益矣。是寡人不
 能恭而使左右以寄命。能無傲乎。遂命駕而見微君。微君方鼓琴。
 韓王詣其館而謂曰。叔度。其涼哉。何不吊寡人。而乃鼓琴以娛也。
 微君對曰。臣聞之。國之修短。吉凶。卜於龜。士之屯。卜於琴瑟。今臣
 之鼓琴也。始彈。白駒。其聲反以殺。繼而彈。闕。唯其聲婉以和。臣故

思出鼓琴
 一段專以
 開於勝人

得禮於賢主也。請問何憂。韓王曰：寡人不德，不能舉職於山川。遭
威王室，寡人是懼。敝邑三歲無稔，邑將為墟。今桐柏告崩，淮水潰
決，以溺吾人民。蕩吾禾黍，傾吾廬舍。寡人雖象不能施號於敝邑，
亦先君所封也。寡人是以繳福敝邑之山川，而天賜之以禍。何以
示民。茲賴激君之明德，以庭寡人。幸毋棄也。徵君曰：有是乎哉。憲
也。未之信也。請與王觀焉。遂涉淮而登桐柏。水溢於境者方數百
里。林不露，巢城不見。堞男女之尸，矯如巨魚。被髮而浮於波瀾之
莽。王嘆曰：自孔子觀呂梁以來，未有此水也。激君歛容而對曰：波
猶得蹈水之術。今之蹈者，其無術乎。不狀何傷之多也。豈惟韓國

之禍。王室其必有難乎。是歲句奴寇邊，黑霧三日。如夜。君子曰：幽

厲之氣彰矣。

清新雋逸之致，映人眉

問兵

萬陰寓陽
語初而一
宋至理

韓王問兵於徵君。徵君辭曰：臣禮樂之士也，不能以軍旅對。韓王曰：寡人聞之，治世則用文，亂世則用武。用武之世，寓陽道也。故百姓和而易霸。君對曰：夫君子修文德於用武之世，寓陽道也。故百姓和而易霸。修武德於用文之世，寓陰道也。故王室備而易隆。今以用武之世而不修文，則諸侯皆雄，鄰國無釁，何以蘇霸王之功哉？若以武雖強弱殊勅，而百姓之殘均也。王何緩禮樂而急戎事乎？臣是以不敢對也。韓王曰：昔陳桓陳師於名陵，以殺楚而遂建九合之績。秦王出兵於函谷，以迎敵而卒收六鼎之形。孰非用武之明勅哉？春

外史 卷一 十一
殊戰國以迄于今談兵者雲集角武者熨舉上則折衝於帷幄下
則覆軍而殺將當此之昔禮樂無有也夫制敵者非揖讓之化強
國者非威儀之容故禮樂不可治於用武之世也明矣徵君奚隱
厥術而不以誨寡人欤是使寡人無奮也徵君對曰禮兵之紀也
樂兵之精也其紀如梯其精如醴故禮以制其容樂以導其氣列
之以行伍作之以金鼓飾之以旌旗明之以弓劍節而後舉利而
後動故能克敵而定戰桓文之兵味禮樂而猶足以節制是以伯
其身而天下謂齊晉能令諸侯若兼之禮樂而節制奚啻乎伯且
賢王不聞有苗之格乎虞廷之舞聞其干羽矣而未聞以其兵也

豈有苗之悍不若今之胡虜哉亦干羽者乃有虞之所以為兵也
至春秋戰國之君以百姓為蟻螻以刀鋸為金帛苟有匹夫高枕
而寤者天下皆以為祥其殘也如此臣願賢王之勿効也韓王曰
昔晉文之霸不以兵車而為諸侯之盟主又納天子以示義伐原
以示信大蒐以示禮曹衛楚宋不勞而歸伏是晉文亦禮讓之主
而不黷於武由此觀之豈惟節制之師哉徵君對曰召襄王於河
陽者誰乎臣而召君非義也凌諸侯之盟非信也以此而號諸侯
非禮也一舉而三非春秋責之若桓公其庶乎以韓之強以賢王
之風取之霸不足圖也乘是時而懈禮樂雖用力十年臣固知王

之止於霸而已矣。且以後於晉文。夫晉文之伯，猶節制而當之以權也。今王之權在天，皇於王，何有若淵默而修德，則賢王之權歸矣。王其圖之。韓王曰善。談兵而無武夫暴戾之氣，即此便是禮樂。

寵幸

韓王有玉壺紫英二姬，寵冠於宮。二姬聞徵君之賢也，求韓王傳之。徵君見韓王於黃翼之樓，二姬隱於雕屏，窺而巧笑。徵君謂韓王曰：「隱屏者誰與？」韓王曰：「此寡人寵姬也。」慕徵君之名，故隱屏而窺耳。徵君曰：「笑，臣者誰與？」韓王曰：「即隱屏之姬也。」徵君作色而對曰：「臣雖猥士，不能笑諸侯，而乃為二姬笑，臣何以賔於王乎？」韓王曰：「徵君何固之甚也？」寡人之愚妄，不以一笑而辱徵君，夫笑，妾婦之庸態也。徵君以妾婦之庸態而罪寡人之姬，伊弗裕也。徵君默然。韓王乃命二姬出見徵君。二姬又隱袖而笑。徵君曰：「夫以王

之二姬猶能辱憲。况諸侯乎。臣敢辭笑。二姬寤其意，乃向屏而泣。
徵君曰：二姬尚弱，是笑也。不以臣累，臣於其泣而見也。韓王解容，
置醴酒以宴之。命二姬奏樂於屏。五舉罍而樂不奏。韓王又命之。
二姬對曰：妾恐辱徵君也。樂之者重於笑，徵君之辱亦重於笑。是
妾有笑罪，君不命妾之贖而文重之，妾以為徵君無所報於韓矣。
徵君曰：嗟乎！二姬之用，知臣不若也。王能馭之，則韓國必強。不朕
王其荒乎！何以能國。韓王曰：寡人命二姬奏樂以徵君無命，故懼
而弗為也。烏用智哉。徵君對曰：昔者周幽王之姬曰褒姒，美而不
笑，朕國之危也。卒由於笑，故諸侯之不可猶士也。今二姬之笑，

有褒姒之所不為者，而六周之危，故笑而知其侮，泣而知其弱。
辭樂而知其智。韓王曰：寡人命之樂而罰之以遠，且何智之敢用
也。於是玉壺汎瑟，紫英彈箏，篋以觴奉徵君。酒徵於地。徵君曰：臣
不敢飲。韓王曰：何以不飲。曰：以賢王之尊，不能使二姬觴。反代二
姬以觴。臣何王之自卑而崇寵也。臣故不飲。韓王曰：寡人命二姬
觴，徵君疑而不飲。寡人是以觴之意者，寡人取二姬之觴。徵君又
疑耶。取觴而飲，寡人亦惟是解疑於徵君耳。宗寵而自卑乎。寡
人得二姬，實美而貞淑，又飾之以音。寡人是寵，非以備樂也。而徵
君疑之，且以難使二姬懟寡人，是徵君之相過矣。徵君避席而對

曰。靈王之。二姬。臣實不知其美也。臣之所美與王不類。有名曰仁。狀若慶雲。容若幽蘭。藹若陽春。使之輔諸侯。則百姓懷之。而頌音作。九夷八蠻皆來朝。有名曰義。狀若凜霜。容若青松。厲若秋宇。使之輔諸侯。則禁淫。懲誅暴亂。使盜賊可化為伯夷。此二姬者。臣之所美也。若王之姬。朝不過絲竹之奉。夜不過枕席之安。弛度政。棄百姓。猶足以忘國。故珠玉為塵。錦練為灰。綺幕鏤床。棲於淫雲寶瑟。莖篴寂於烟霧。富賢之樂。於王何有哉。王不寵仁義。而昵冶容。臣竊以為賢王之蠹也。韓王有慙色。激君辭酒下階而出。韓王送於宮門。顧左右曰。寡人今日得聞仁義之美也。二姬怨而讒之。

能於敘事中見文章。又能於文章中見情態。自是左丘明清意筆子長孟堅謝不敏矣。

王居必伯之國受世昌之封膏腴之沃壤七百餘里雖周之申伯
鄧侯未有若賢王之隆也夫南陽雖封於先王而實天之所賜賢
王欲乘而與之甚易也以賢王之明而共可伯之時是使齊桓晉
文笑於前秦孝公齊威王議於後無乃棄天之賜而削先王之封
乎願王恭禮天下之士以結其心遠內嬖之讒以清其志則天下
士必奮欣樂為之用而賢王之尊矣此鄙臣所以婉變而長嘆
也王其熟慮焉韓王曰善

自是千古
名言不可
以其出之
謔心少之

雜說言却
吳藩王真
實受用

讒說

二姬以計去徵君。讒於韓王曰：妾聞諸侯皆寧，則不可畜也。以養
豐百姓，皆瞻則不可逞志。以求危，令王室無東遷之弱，藩籬無犬
吠之傲。君何慮之過也。以君之賢而安享大國，天皇之寵賜日盈，
於君身雖河間東平之寵，不能加於君也。君之倉廩蓄以百萬，宮
室之麗積以蜀青，玩好之器來自絕國，鐘鼓簫瑟之聲畢陳於前，
妾得侍於君之掌下，以供娛樂，是諸侯之安富尊榮，亦莫有加於
君者也。君享千歲之祿，而為終身之樂，以昌後胤，不亦善乎。今遊
說之士不顧君之後胤，而取耀於目前，非忠也。不憂王室之亂而

人

卷一

二四

勸王以圖伯謀不測之功非義也而且不智是以磨舌於諸侯以
要顯譽釣空業而為賢進而若惴退而若憂得齊之情而泄於楚
得楚之計而通於秦在路則御者爭之而不恥在國則顯者揖之
而不顧吐談縱橫乍喜乍怒似蘇秦蔡澤之詭行也以妾料之不
過假諸侯之顏色而求解於四方豈能益人之國家哉若速布令
於國中以屏游士之迹且無潛於鄰壤是絕譽也逐說而絕譽則
君與妾均是福也幸無忽焉韓王曰予素不昵故說士不遊於國
向者徵君謁予而諷以汝二姓故汝不念疇昔之泣而加惡耶夫
微君非口舌之士也其德足以馨於天子其才足以賓於諸侯其

志足以潤於百姓其謀足以安於社稷不可惡也予其亮於是
二姬毋佞明年韓王遊雲夢之山與微君同車二姬怨王作別鸞
之歌歌曰雙鸞遊兮紫庭朝囀囀兮陽春孤鳳舉兮雲夢悵寂寞
兮哀鳴歌竟遂縊於宮楹而死
說遊士病痛語入骨雖明知其說亦無詞以奪之女子悲曰
可畏如此

愛憎

韓王與潞君遊與雲夢之山將遊鹿臺韓王聞二姬歿謂潞君曰
 客乃命左右旋駕微君因問韓王曰王之歸為二姬乎不狀何返
 駕而罷鹿臺之遊也王若歸則二姬生矣臣不能送王以歸而侍
 王於鹿臺可乎韓王流涕而道曰寡人不敢匿所愛也寡人處宮
 二姬不疎於側宴則忘酣臥則忘夢是二姬之事寡人若影之附
 於形也今寡人之出不謀二姬以寡人是懟遂哀歌而歿是寡人
 若行陰靈中而不覺形影之離也微君對曰王為雲夢之遊也何
 不舍臣而携二姬乎臣以為王之忌也韓王曰寡人辟暑乎豐山

二語翻食
 不甘味與
 于同夢之
 景妙甚

行其
思而傷心
退

二、姬、進、清、冷、之、泉、寡、人、游、丹、水、之、上、二、姬、進、丹、魚、寡、人、泛、於、伊、洛、
二、姬、進、鮐、鯉、寡、人、田、於、狼、臬、二、姬、進、雉、羹、是、寡、人、與、二、姬、亦、嘗、為、
此、樂、也、今、雲、夢、之、遊、寡、人、以、微、君、在、故、二、姬、不、得、侍、二、姬、亦、嘗、為、
雞、有、画、眉、之、妻、五、七、卷、髻、之、女、二、八、亦、無、以、為、也、微、君、對、曰、王、以、
二、姬、之、死、猶、鬱、而、戚、而、繼、之、以、涕、今、有、賢、者、為、飯、牛、之、歌、而、不、得、
君、以、於、國、門、之、內、王、聞、其、士、之、死、亦、戚、然、而、垂、涕、乎、韓、王、曰、朕、微、
君、曰、使、王、之、游、既、無、造、士、又、無、寵、姬、王、荒、而、弗、返、士、與、姬、怨、姬、死、
於、宮、士、死、於、境、王、聞、之、將、憂、士、乎、抑、憂、姬、乎、韓、王、曰、士、與、姬、皆、寡、
人、之、腹、心、也、其、生、也、偕、樂、其、死、也、偕、戚、寡、人、奚、擇、焉、微、君、曰、夫、造、

無限傷心
不能忘情
慶只賦
良以四字
真出

事、於、王、者、內、則、姬、焉、外、則、士、焉、士、必、懼、其、讒、姬、必、憎、其、媚、由、此、
之、王、之、左、右、士、與、姬、不、能、並、也、王、命、駕、而、遊、姬、在、為、士、者、憤、而、死、
之、苟、達、於、王、王、亦、能、以、寵、士、之、情、愬、于、姬、而、無、涕、乎、王、雖、憂、士、之、
死、必、不、向、素、憎、之、姬、而、涕、也、夫、涕、哀、之、迹、也、小、哀、則、戚、大、哀、則、涕、
不、可、為、也、王、之、於、姬、臣、以、哀、而、知、王、之、戚、以、涕、而、知、王、之、信、何、王、
之、寵、士、不、如、姬、乎、臣、今、造、遊、於、雲、夢、之、山、王、以、臣、之、故、而、舍、姬、姬、
亦、以、臣、之、故、而、怨、王、是、二、姬、為、臣、而、死、也、不、朕、何、王、向、臣、而、涕、有、
悔、用、臣、之、心、臣、其、危、乎、韓、王、默、朕、良、久、而、言、曰、寡、人、豈、以、二、姬、之、
死、而、遂、絕、天、下、士、乎、微、君、其、無、疑、寡、人、也、遂、遊、鹿、臺、而、還、

妙在情景不可言處能以不言言之而笑啼俱若有聲真妙也

論學

韓王好淮南之學問於微君曰淮南之學其博於孔子乎微君曰臣未之敢聞也韓王曰昔有東方之客曰無閭生七歲而雋讀書於無閭之岳容若處女東人皆以為玉兔也寡人觀之問以學其言曰臣有淮南之學而去其智則善矣是以寡人好之夫無閭生學於無閭必其以孔子為師也而乃稱淮南之學可謂不博於孔子乎微君對曰無閭生即臣之弟子李玄也今世臣於王之國臣聞其以庖希之學孔子之道而宗之若淮南則固義之矣何取於博韓王軒然仰笑而墮冠曰微君果以無閭生為弟子耶寡人取

論漢中
及人病痛

聘之以論古學。徵君曰：王雖得無閻生，不能用也。韓王於是益遇無閻生。無閻生謂韓王曰：王何忘臣之言乎？韓王曰：何為其狀也？無閻生曰：昔者王以淮南之事問臣，臣曰：淮南漢之宗室也。讀書三辟文如貫鉅，狀卒以滅身而亡國。此非君臣之義不明也。由學傳而貪生，知陋而昧時勢也。若淮南之學，博而約於衷，騁而歸于性，成章而潤於質，則令名昭揚而可以帝漢矣。不狀亦足以逆子孫而充輔乎漢室。於今猶賴焉。此臣之昔日之論也。而王忘之。非所謂善用其言者也。昔有越人行舟而遇低梁，望之乃后梁也。溢於潮，梁不沒者三尺，其不得進。越人鑿其梁，乃竭而斃。頃之潮涸。

後有涉梁者，又待潮而不進。有漁者曰：子何不踰梁而待潮乎？若不踰梁而待，是使越人笑於梁。烏得為善用其舟乎？今王用臣之言而復為越人鑿梁之計，謂其賢於鴟夷而忽漁者之論也。臣竊惑焉。韓王拊髀嘆曰：善乎子之諷也。寡人將委心於子矣。無閻生曰：臣師徵君以二姬故而王疎之，何也？韓王曰：寡人何敢疎徵君哉？二姬失亡，實感寡人。子事徵君，寡人亦不以子諫。又不能以子而諫。徵君故寡人三陳醢而徵君不享也。子幸教寡人，敢不勉矣。是歲日食，既。君子曰：易明式徵。

難進

徵君七日不見韓王。王謂左右曰：徵君以子姬之故，七日不臨，何
 捐棄也。左右告徵君，徵君答曰：甫欲見王，竊恐王之心未解也。夫
 人之所交，其易合者必易絕，故孔子去衛，其難合者必不易絕，故
 甯戚曲干乎齊，而後相難易在君士因之，而潔名以保身焉爾矣。
 雖狀夫賢士行其志也，亦視其所向而為之，舉憂樂者吾道之門
 也。故憂其士則不輕用其道，樂其士則不驟違其志，不輕用其道
 則士益尊，不驟違其志則士益忠，士益忠，士益尊，故寵有所不能移也。士
 益忠，故讒有所不能聞也。甫見王之盡於前而衰於後，是耗氣狗

中主情態
說得可憐

志之端也○耗氣而未絕者○必乍明而乍昏○狗志而未遺者○必乍強而乍弱○此之謂失經○失經則政事不平○刑罰不當○天下士豈復有樂為之用哉○所以鼓琴七日而杜迹於王之廷也○夫君子處以照物○知以納機○個以出滯○公以應化○故能保其國家○今王之心度實有祝焉○召而後見○時或舉二姬於心○况不召而往見○胡可暢也○得無惡乎○左右以其言復於韓王○王以宇享之○侍而問政○暮月而韓國無冤民○有司庶道不捨遺○楚人進羅氏之女○倚風於王○王立為姬而寵之○

現正之言作戒心出之機局自妙

妖孽

不須可辨

徵君遊空崗之山○見二老者○祭一古塚○祝曰○炎炎之室○其棟將頽○田為戰場○奸雄啼徵○君聞而怪之○命從者訊其故○時陰風南來○黃雲夕暝○二老號哭○遂化為鳩○飛於岩木之巔○從者匍匐而告曰○此何異也○徵君曰○吾聞國將亡○聽於神○今二老之謠○非人之言也○又化而為鳩○其怪也甚矣○夫九陽之窟也○依鳥而為鳩○鳩有利口○是傾國之象也○由是觀之○王室其將亂乎○今外威盛而主柄移○羗虜獮而皇威伏○賦歛急而頌聲息○災異虐而德音乖○雲擾之禍○釀於朝夕○可坐而待也○諸侯之賢者○及是時布德而施惠○招賢而下士○

水史

卷一

分祿帛於無告之衆以固懷其心。窺王室之動靜而陰鎮之。弱則單力而扶危。則倚名而舉誅。僂愛臣翦滅汙吏。攘外夷而固中原。盟諸侯而定雄業。此誠一肯之策也。今以韓國之勢乘而舉之。若飄雲之過風。奔流之赴壑。孰能禦之哉。此二老所以號哭而寒心也。言不卒。二鳩長鳴而逝。徵君顧從者曰。昔子房受書於圯上之老人。而知漢賴以興。余知謠於堂崗之二老。而知漢因以亾。小子其識之乎。

古趣淋漓

世子

韓王世子卒。徵君哀其賢而哭之。左權周岑曰。子哭世子也。為其賢乎。徵君曰。朕曰。子之賓於韓。世子未有重焉。又弱而好音色。且與左右鬪雞走犬。以為遊狎之樂。此薄德也。子奚賢之。曰。韓王暑而求凍饌。世子以私財作冰室。取羹饌而藏之。既凍乃進於王。韓王說為之賦。僚米美世子也。及世子卒。倚風去冰室。而命築鏡。於之。臺甫是以悲爾。周岑曰。子何不諫。玄也。其在乎。玄也。其在乎。孝子苦心為之。美人一笑罪之。千古感傷在此。

陵獻
對而
深婉

賢妃

韓王夢二姬與之遊。王驚倚風侍寢而撫曰。若寐弗寔。何謂也。王
 曰。吾方與王壹紫英遊於香圃。臨翠華之池。二姬乘舟采荷而墮。
 吾是以驚。樂乎。二姬死矣。猶與夢寐。何婉。變也。倚風出幃秉燭而
 諫曰。妾以為君之夢。商巖也。而君云云。是二姬既死。猶不受君。况
 其生乎。妾亦臣僕也。不敢以色娛君。生不願為二姬。佞或不願為
 二姬。遊君之明德。胡可障也。妾今所幸於君。苟不自善。則天下亦
 必以妾之故而笑君。猶二姬也。妾聞二姬有回籠之過。有毀善之
 愆。而又有怨君之度。以怨而或何德焉。今又壹君於夢寐。妾以為

婦人口中
注之以正
言進其說

君之思必深也。以是心而思士，其高宗乎？妾冒以瀆君，君其念之。
王笑曰：吾有汝以佐內，徵君以佐外，夫奚憂乎？倚風曰：妾聞闕雎
之詩，何義也？王異之曰：汝聞殆及此乎？吾聞徵君云：夫風始於闕
雎，基風化也。氣窈窕而不淫其色，思賢才而不傷乎善，以之風諸
民而民化，以之和諸樂而樂隆。周之王業，原始要終，固非善也。是
故闕雎者，禮樂之原也。文王以懿睿之德，猶不自聖，惟后妃是求，
以佐陽政，故正王宮而風天下，則文王之為也。吾誦闕雎而思文
王乎？事於之心，不渝於夫婦，而化洽中國，此所以為文王也。夫是
之謂闕雎。倚風曰：君奚不氣窈窕而思賢才乎？王怒曰：汝烏知吾

之不氣而思也。倚風頓足而言曰：二姬怨於君，而君哀之，其死也
負於君，而君思之，妾是以測君未能也。王乃嘆曰：吾不穀，天賜以
諱姬，是吾福也。遂置酒作樂，命左右歌闕雎之章。雍雍堂下，韓王
與倚風撫瑟而和之。王謂左右曰：寡人無句踐之耻，而竊有志焉。
乃酌酒於楹，左右皆觴之。謝曰：臣敢不盡命也。是歲，韓國大稔，諸
侯聞韓王得懿姬，咸以千金媾於四方。如韓之倚風者，於是國人
薦於市，農舉於野，布令累月，醜美女者乘載於路。韓王聞之，笑謂
左右曰：寡人得羅氏之女，方諸二姬何如？左右皆曰：二姬美而未
仁，若倚風則仁美兼之。豈惟傾韓之宮哉？雖吳越燕趙之產，不能

水史

卷一

三三

匹也。故諸侯咸以千金索其姬。必欲如君之倚風而後為美。是以國鄙之女。有一目一眉之麗者。悉進於宮。雖狀如倚風者。臣未之聞焉。夫倚風。天下之寶也。而君得之。諸侯流聞。皆慕君之采。闕也。君亦惟是儀刑于宮闈。毋荒其色。毋耽其晏。毋淹其鄭。穀以勤。蘇公室。不亦顯乎。且微君有穎。回墨瞿之賢。實於茲國。諸侯若失重負。由此觀之。雌雄之形。決矣。况諸侯之富。皆埒王室。求如倚風者。易而求如微君者。難。君勿忽焉。何以明其狀也。晉者。文王拘羑之時。逆結之。欲以釋文王者。豈皆后妃之力耶。賢佐之謀。不可誣也。君得倚風而妾以宮。若國之大議。必賢者佐於外。狀後可令。

君之得微君也。不能虛腹以下之。委政以隆之。坐謀以詢之。使諸侯倚藩籬而觀笑。此臣等所以不忘君之誓。而黎肝膽於前也。君有其國而無其土壤。不可謂完。有諸侯之爵而無其人民。不可謂賚。是勢不在君。君安得而守之。王室將有累卵之危。苟一日謝於天下。又何所恃乎。周公之攝。非篡也。成王弱也。桓文之興。非逆也。周室替也。故聖人權時而體運。豈能與繩墨之士同哉。君不可不熟計也。王不聽。是歲楚人求睦於韓。韓王問於微君。將以辭使。以楚書有盟意也。微君對韓王曰。諸侯相睦。禮也。禮不可失於諸侯。失則鄰國之使。不入於韓之疆矣。不入則韓必孤。奈諸侯何。韓王

乃享其使而報之。
情態口角種種逼真良史才也。

嫡庶

韓王欲以倚風為夫人。莊白顛諫曰：不可。夫先王因名以定分，後
尊卑賤賤無相瀆也。是故內有后妃嬪御以佐內政，宣陰鬱也。外
有公卿大夫即官之屬，以贊外務，暢陽蔚也。故天子以諸侯為級，
諸侯以卿大夫為級，卿大夫以庶人為級，有級而後有序，有序而
後有則，和斯交焉。故天子之於后，猶諸侯之於夫人也。聘以示禮，
宴以示好，居正以示位，告廟以示宗，親蠶以示勤，故能為天下母。
諸侯亦狀禮有之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為衣服，唯
齊體於君，是以先佐於內，而致享於神祇也。由此觀之，嫡庶者禮

之經也。不可亂也。故嫡有庶而無降。庶有寵而無隆。寵之以色則不可除於恩。寵之以賢則不可瀆於禮。夫禮名之防也。天子以禮防也。民諸侯以禮防國。卿大夫以禮防家。士庶人以禮防身。皆所以防乎名也。瀆禮則名瀆。名瀆則不尊。不尊則悖。悖則淫。淫則狎。侮。刑罰而為天下辱。此國家危亡之形色也。晉桓公葵丘之會曰。以妻為妻。則伐之。非私典也。所以尊王禁也。今倚風處君之宮。執庶之職。駑聞諸侯君之明。亦爭矣。倚風美而有娠。君之寵亦爭矣。夫美而賢。端也。執庶恭也。君欲一朝而隆之。無乃不可乎。執是名也。不足以為君重。而隆是名也。亦不足以為姬重。且以玷姬之名。

累姬之矣。而返譽於諸侯。即臣見韓國之日。果也。君其慎之。王不聽。乃訪於微君。對曰。臣何必言。韓王曰。何謂也。曰。臣聞莊子諫。王是也。臣故不言。韓王曰。朕則憲人為何如也。曰。以王之所為。子其晉文乎。三寤而悔之。

深官威儀不失尺寸。

奪嫡

徵君見韓王坐而論政，乃設五喻以動王。王喜而飲酒，倚風鼓琴。於宮學闕，睢之音徵。君聞之，叱曰：「是琴也。」始作有蒼鷄之聲，繼而有雌鷄捕物之聲。誰其鼓之？韓王笑曰：「此寡人之寵姬倚風也。」徵君曰：「朕則何為而琴闕睢之詩乎？」曰：「此其所嗜也。」徵君曰：「不可。」夫闕睢之詩，咏后妃也。亦惟后妃得而琴之。若倚風，雖賢妻也。妾何得而述闕睢乎？下凌上，卑越尊，不可謂順。臣聞倚風之好為闕睢久矣。王以為賢臣，竊以為憂也。夫琴以發音，音以昭志。志伏於內，則瑟之音平；以和志戰於外，則瑟之音激。以乖，今姬也。

看其吐辭
掉白大都
既胎左傳

有戰志。王之夫人其將殆乎。以姬之淑而播譽於琴瑟。非祥之徵也。夫譽不可長。以寵而長。譽是玩百姓而瀆諸侯。且以倍盟誓。王何利焉。王若從其所誓。則四鄰之諸侯皆欲無禮於王。而天下之謀士去矣。昔周之東遷也。猶依晉鄭以為固。今王室微弱。所望而依者諸侯也。以韓之強。王將修政之不懈。而驟以一寵。隳其紀經。則千歲後。王室卒不能向韓而依矣。何韓之大國而不晉鄭也。臣不佞。寄食於諸侯。亦視王之此舉以為去就。弗敢阿也。倚風聞之。嘆曰。事不立矣。微君出。有嬖人讒於倚風曰。以夫人之賢而處卑位。雖有懿德。婉行。不能範於國。竊為夫人惜之。今乘君之寵幸而弗

自圖。恐華落不再。禁而媿好之怨。踵矣。微君固賤士也。聞夫人之鼓琴而驟諫。彼將以二姬待夫人。恥醜孔焉。穴人欲得志於宮。必奉微君而後可。倚風曰。君今聽其計。為之奈何。嬖人曰。夫人尚可為也。君嘗與夫人宴碧華之池。夫人是時宜窺君之酣。而泣於前。曰。妾處幽獨。被日月之末光。得奉箕箒之役。舉宮無間言。妾何幸有此譽也。君亦不以妾之賤而殘其寵。欲舉妾以不次之恩。以為君重。妾實菲薄。不敢仰首而承也。側聞激君短妾於前。而結若之左右。君信以為讜。是妾罪也。朕以君之明。不能照妾。而復為士者。謫於道。諾以傷君之明。君何以一妾而自累也。願君賜妾以死。無

使賢士曠於市朝。以為君辱。昔二姬之次愛君也。不可謂怨。妾欲
 與二姬遊於泉下。以觀多士之集。韓國也。夫人以此說君。君必啟
 前之心而去之。此堅寵隆愛之計也。倚風曰。朕計其中矣。明日王
 果與倚風宴遊碧華池。倚風如嬖人之言。以愬倚風。泣王亦泣。遂
 議立倚風為夫人。是歲徵君行。

只兩泣字有無限光景在內。文章簡遠之妙。至此。

卷一終

